

六醴齋醫

書十種

光緒辛卯刻
於廣州僊雅堂

褚氏遺書原敘

靖康初四方多事羣盜乘間在處有之去楊城北
三十里陳源橋有蕭家世居于其間蓋貧不能自
振矣守一冢甚勤曰吾十二世祖葬父于此吾家
冢凡數百世世唯守此耳盜疑其起家者富而厚
葬曰夕窺之二家因語人曰吾十二世祖葬其父
明經廣叔常用石刻祕經爲槨從治遺命也已而
不忍其柩有將廢之兆遂勅子孫世守之耳窺者

仍故二家因會鄉人啟視之漆棺知新刻石十有
九片其一蓋蕭淵敘乃移柩葬居側而舉石於門
外有告蕭得埋寶者遂納石于官予時持鉢將爲
南嶽之遊過蕭門結葬緣適見其事湯錄諸策以
俟能者二年結制前五日衛國釋義堪書

褚氏遺書原敘

黃巢造變從亂羣盜發人冢墓掘取金寶遇太穴
焉方丈餘中環石十有八片形制如槲其蓋六石
題曰有齊褚澄所歸啟蓋棺骨已蛇蟻所穴環石
內向文字曉然盜疑兵書移置穴外視之棄之去
先人偶見讀徹囑鄉鄰慎護明年具舟載歸欲送
官以廣其傳遭時兵革不息先人亦不幸遺命異
物終當化去神書理難久藏其以褚石爲吾槲實

隱則骸骨全褚石或與吾名亦顯淵募能者調墨
治刻百本散之餘遵遺戒先人諱廣字叔常

清泰二年五月十九日古楊蕭淵敘

褚氏遺書後序

右褚澄遺書一卷初得蕭氏父子護其石而其書始全繼得僧義堪筆之紙而其書始存今得劉繼先鏤之木而其書始傳亦可謂多幸矣澄字彥道河南陽翟人宋武帝之甥尚書左僕射湛之二子廬江公主之夫齊太宰侍中錄尚書公淵之弟仕宋自駙馬都尉遍歷清顯仕齊至侍中領右軍將軍永明元年卒

南史云永元元年卒誤也

東昏侯立其女爲皇

后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實永元元年去其卒時已
七十年矣遺書題其贈官豈蕭廣得其槨石攷之
史傳而附題于前乎初齊高帝愛子豫章王疑自
江陵赴都得疾曰臻帝憂形于色乃大赦天下聞
澄傳楊淳祕方名淳治立愈帝喜甚擢澄左民尚
書以寵之其守吳郡也民有李道念以公事至郡
澄遙見謂曰汝有奇疾道念曰某得冷疾五年矣
澄診其脉曰非冷也由多食鷄子所致可煮蘇一

斗服之卽吐物如升許涎裏之動挾涎出視乃一
雞雛翹距已具而能走澄曰未也盍服其餘藥從
之凡吐十三枚疾乃瘳其妙皆此類也是書幽眇
簡切多前人所未發而豈徒哉問子篇稱建平王
當是澄之妻之姪景素其生子六卽延齡延年輩
云嘉泰元年日南至甘泉寄士丁介跋

跋

南史澄永元元年卒丁介跋語辨其誤審矣然謂澄遙見李道念知有奇疾令煮蘇一斗服之乃瘳按史蘇作蒜斗作升爲是豈介偶爾筆誤或別有所據耶世固有舉正史氏之誤而不自知其誤者亦多矣馬端臨經籍考引益國周公之言曰臣事孝宗奏及文苑英華舛誤不可讀頃嘗屬均倅丁介校正之以時代考之丁倅疑卽跋此書者益國

博學名世乃以校書屬之介必其識見超絕非流
輩所及引證恐不應有誤姑贅于末簡以俟知者
後十有八日金識



脉之說明切簡備庶幾可爲衛生之助其平
有口澄生當後傳其言而已爾初挾其祕發

後人澄蓋以其月得筆之于書與天下後世共
也豈若俚俗醫師規規然因病處方隨證著

覬幸于萬

可及哉乃以原本歸鄭生錄本

賓郡之景賢亭其篇第悉因其舊不敢增損并附
著重刻之由如此同知涂君成文通判陳君冕成
君傳推官 君暘相與割俸贊成之嗚呼疾固尼

父所慎醫亦事親者所當知因是書得之難而欲
其傳之廣 八必有全區區餘意者矣庶斯文之
不泯也正德元年歲在丙寅春丁後二日賜進士
第中憲大夫知直隸廬州府事西充馬金致齋南
壇謹序

肘後備急方

嘗觀范文正曰不爲良相則爲良醫而陸宣公

之在忠州亦惟手快方書疑其其濟人之心尤後

一梁古人之志何如其深且遠也予少不習醫而

之方之効者則珍而錄之以爲庶可濟人之急然

以不及見有人奇方爲恨尤愧不能爲良醫雖藏

之多而無所決擇也今年之夏偶以巡行至均州

刻葛仙翁肘後備急方序

嘗觀范文正曰不爲良相則願爲良醫而陸宣公之在忠州亦惟手校方書每嘆其濟人之心先後一揆古人之志何如其深且遠也予少不習醫而濟人一念則耿耿于中每見海內方書則購而藏之方之効者則珍而錄之以爲庶可濟人之急然以不及見古人奇方爲恨尤愧不能爲良醫雖藏之多而無所決擇也今年之夏偶以巡行至均遊

武當因閱道藏得肘後備急方八卷乃葛稚川所
輯而陶隱居增補之者其方多今之所未見觀二
君之所自爲序積以年歲僅成此編一方一論皆
已試而後錄之尤簡易可以應卒其用心亦勤其
選之亦精矣矧二君皆有道之士非世良醫可比
得其方書而用之中病固不必爲醫可以知藥不
必擇方可以知醫其曰苟能起信可免天橫信其
不我欺也因刻而布之以快予濟人之心云

萬曆二年甲戌秋仲巡按海廣監察御史劄江李

栻書

備急方

序

二